

Window on the World
世界之窗

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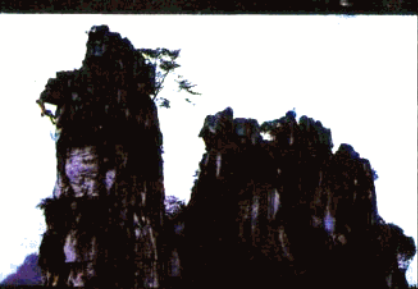
上海的早市

Dc-10 客机上的人质

华裔太空人谈他的星期天

多瑙河之旅

'881



征服桂林骆驼峰



在云南石林攀援剑峰

奥地利人布本多费尔在中国攀岩



攀登长城城墙



编者絮语

翻译刊物《世界之窗》已进入第10个年头。9年来,本刊以独特的风格、广泛的选材、译文的可靠、内容的扎实和严肃的办刊作风而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许,这是读者、译者、发行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热情支持、鼓励和督促的结果,本刊编辑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世界之窗》是开放的产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外人民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将日益频繁。本刊为适应时势,除了坚持原有的特色,从知识的角度介绍大千世界外,从今年起增辟“外国人在中国”、“华人在外国”栏目,使刊物更加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其他原有栏目也将本着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方针,不断提高文章和译文的质量,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欢迎读者的批评。欢迎来稿。

本期要目

- 给中国观众打开一扇窗口——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
- 日本作家加贺乙彦的中国纪行:上海的早市
- 空留遗怨在人间 美国女宇航员朱蒂丝的经历
- 回忆录:在白宫争得一个体面的地位
- 封面说明:洛杉矶市“小东京”街景

世界之窗

目 录

给中国观众打开一扇窗口	
外国人在中国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 (美)《华盛顿邮报附刊》 4
	在中国攀岩 (西德)《彩色》画报 7
	上海的早市 (日)《潮》 8
	在世界屋脊飞驰
	——骑摩托车西藏游 (法)蒂·巴比埃 12
空留遗憾在人间	
人 物	——记另一位美国女宇航员朱蒂丝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17
	挪威第一位女首相 (挪威)《当代》 23
	美国第二大富翁——亨利·罗斯·佩罗特 (美)《纽约时报》 27
我成了非洲部落的长者	
环 球 旅 游	——在喀麦隆农村接受“加冕” (美)《华盛顿邮报》 31
	多瑙河之旅 (英)《星期日电讯报》 35
	斯洛伐克生活剪影 (美)《全国地理杂志》 42
	亚马逊河丛林的求生战 (美)《人民》杂志 46
	亚马逊河畔的爱情故事 (美)《人民》杂志 48
生 活 沙 龙	昂贵的美——美容术在北欧 (芬兰)《芬兰画报》 52
	颜色在生活中 (希腊)《一个》周刊 56
科 技 博 览	半是复印机,半是电话机
	——日益普及的传真机 (美)《时代》 59
医学与死神的竞赛	
医 药 卫 生	——巴黎的艾滋病医院所见 (法)《新观察家》 61
	对“死亡”定义的争论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 66
	天气与人类健康 (苏)《旅伴》 68
人 生 之 路	玛蒂娜·康普:法国超级科学才女 (法)《夺得成功的人》 70
	不可想象的画家 ——多能残疾人阿德兰德 《读者文摘》德文版 75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今日世界	DC-10客机上的人质 ——日内瓦机场的反劫机战斗纪实	[法]《巴黎竞赛画报》	78
	我是怎样截住空中强盗的 ——非洲航空公司乘务员领班的叙述	[瑞士]《日内瓦论坛报》	83
	穿梭欧洲大陆的卡车司机	[挪威]《晚邮报》附刊	85
	美国西海岸的“大篷车队” ——改造少年犯的新途径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89
	英国唯一经办灾难诉讼的律师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93
知识小品	太阳与天才	[苏]《旅伴》	97
	是伪纸币还是艺术品?	[美]《每日新闻杂志》	102
华人在外国	华裔太空人谈他的星期天	香港《亚洲杂志》	104
体坛	门前春秋三十载 ——阿根廷足坛老英雄加蒂	[阿根廷]《七天》杂志	107
	我的对手,我的朋友 ——贝肯鲍尔忆苏足球门将亚辛	[西德]《明星》画刊	109
	网球和金钱的结合 ——网球巨星生财有道	[美]《新闻周刊》	115
	访西德网球新星贝克尔	[苏]《苏联体育报》	119
企业界	雷维朗化妆品公司的女王	[美]《幸福》杂志	121
	靠邮购起家的乡村企业家	[法]《夺得成功的人》	123
	“巴黎将是属于我们的!”	[法]《快报》	126
	电子视听产品的发明与竞争	[法]《新观察家》	129
历史之谜	赫斯已死,谜底未揭	[葡]《晨邮报》	133
艺坛	电子合成音乐对传统音乐的挑战	[美]《洛杉矶时报》	140
	摇滚乐在苏联	[苏]《旅伴》	144
回忆录	从穷姑娘到大使 ——访海伦妮	[西德]《明星》	146
	在白宫争得一个体面的地位 ——回忆录《别害怕,海伦妮》(摘录)	[西德]《明星》	149



给中国观众打开一扇窗口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

〔美〕迈克尔·里安

芦汀译

美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喜爱的节目是芭芭拉·沃尔特、费尔·唐诺禾和《王朝》、《科斯基节目》等等，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却是靳羽西（美国报纸称她为Yue-Sai Kan）。

有一年时间，每个星期天有3亿中国观众打开电视机，收看一位38岁的节目主持人所编辑的15分钟节目《世界各地》。用北京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她的电视节目使中国观众感到新奇。中国人把电视片上的解说词都印在每周出版的、象美国的《电视指南》一样的刊物上；学校把她的电视节目作为教学辅助读物；工人们在车间里也议论她的节目。再就是

有一件事是对她的最大的赞扬，那就是年轻一代的女青年中间，有一部分人舍弃了她们传统的革命后的发式，采用了一种称之为“靳式”的蓬松的发式。

虽然她的观众数目也许是电视史上最多的，但是靳羽西仍然可以在她的故乡的大街上蹒跚而不被人发现。

“3年前要在中国播放这个电视节目是不可能的事，”靳羽西说，“我成了中国的开放政策的一部分。责任感使得我胆战心惊。”她的52集一套的电视节目是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在纽约进行编辑，每个星期天在中国播放两次，一次是英语解说，一次用北京官

话。靳的电视片让观众看到了她访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法国总理希拉克和美国著名演员吉姆·亨森，一睹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高楼大厦、巴黎的卢浮宫和马来西亚的“长屋”的实景。一位中国观众在《北京周报》上写道，“靳女士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生活的窗口。”

在美国观众的眼里，《世界腹地》电视节目是一套节奏明快、结构完整的节目，其主持人精神饱满，有吸引力，但是仅此而已。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奇。靳羽西解释说，“中国的电视仍旧处40年代。”电视观众对于屏幕上眼睛很不自然地盯着摄像机镜头、形态呆板的报告员已经习以为常了，而靳羽西则赋予她的节目以活泼的热情，所以中国观众感到新鲜。

靳羽西的第一次播出是介绍纽约城，她除了都市风光之外，还采访了工人，介绍了一个制作香肠的波兰移民。这个波兰人为了开设一家小小的店铺，他的全家都为之省吃俭用艰苦度日了许多年。靳羽西回忆说，当时一些中国观众看了之后感到震惊，因为一些中国人还以为美国到处是百万富翁。

中国观众对靳羽西成长为明星的道路也为之惊奇。

她1949年出生在桂林的富有之家，父亲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她在出生的当年就随同家庭迁居香港。她在香港的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念书，自幼学习钢琴，渴望将来能从音乐事业。后来她坚信要进入夏威夷的杨伯翰大学读书，想入美国国籍。在她大学求学期间，她意识到要在音乐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雄心已属不可能。既然知道自己不是非常优秀的钢琴家而又想出人头地，这种愿望对自己无异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她在夏威夷举行了最后一次音乐会之后就结束了在音乐事业上的拼搏。那天夜里她整整哭了一夜，并且发誓从此以后不再摸钢琴。尔后，整整有4年她没有碰过钢琴。

迄至她在纽约定居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不认为我特别机灵，但是我非常勤奋，”靳羽西这么说。1975年她取得了美国籍，几年之后，同妹妹一起做起中国货的进出口生意来。同时，她开始了一种嗜好，这种爱好后来成了她的事业。

“我到纽约后不久，”靳羽西

说，“一位熟人来找我，说：‘我要搞一档中文有线电视节目。我需要一个人替我去采访，报告新闻。我们没有钱，不能给你任何报酬。’”就这样，靳羽西每个星期天都去担任不取报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几年之久。这时，她决定了要从事这个专业，花钱去学习演讲和表演技巧。每天早晨靠闹钟催醒，以便学习电视台的“清晨谈话”节目。她说：“我喜爱我选择的道路，我从每一个错误中取得进步。”

搞了一年之后，她的母亲到纽约来看望她。有一天，母亲一走进女儿的卧室就哭着说，“你不是搞电视的料。你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花在这上头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有才能，你应该另谋出路。”平素活泼多情的靳羽西说到这里沉默不语，停顿了片刻后说，“过去的事恍如昨日，我永远也忘不了。”

她没有听母亲的话，矢志于电视事业，制作了一套介绍亚洲的有线电视系列片《看东方》。又过了一年，她的《看东方》电视节目开始赚钱了。今天，美国有600家电视台播放了这个节目。但是她的最大的幸运是1984年降临

的。当时，PBS公司设在纽约的WNET电视台要播映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实况。播送的前两天，电视台的人打电话给她，请她写英语广播词。她当即一口应允，条件是得让她在屏幕上出形象。她充满自信地说：“我是报道亚洲的专家。你能让沃尔脱·克朗凯特（美国最著名的电视评论员）撰稿而不让他出形象吗？”

这次广播获得极大好评，中国中央电视台邀请她制作一套连续片，这就是《世界各地》产生的前景。关于制作这套节目的情况，靳羽西说：“我有百分之百的自由，政府没有改动一个字，极为友好。”

1986年一年中她3次在中国旅行，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注意。中国报纸称她为“银屏公主”。据说她的电视片《看东方》也有可能在中国播出。靳羽西说：“我坚定地相信，生活的目的在于变化。我认为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电视界有多少人能这么说呢？”

（（美）《华盛顿邮报附刊》

1987年1月）

在中国攀岩

一
龙译

“莲花峰”、“观音山”、“剑峰”，世界上唯有中国赋予石山以如此美名；此外，中国云南省石林和广西省桂林的绮丽景色，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奥地利攀岩高手托马斯·布本多费尔欣赏了中国这两地奇峰秀石的风光后，赞叹不已地说：“这是多么理想的练习攀岩的地方啊。”1987年春，25岁的托马斯毅然告别妻儿，从维也纳起程，经过5天、15,000公里的长途跋涉，首先抵达中国石林风景区。这里，石峰毗连，如林如堵；峰高35米，托马斯以令人目眩的攀援技巧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它们。

然而，锐利的石峰也给攀岩者带来危险。托马斯在攀一座石山时，刚上了1米，就碰上尖角石，划破了皮肉，深至骨头。而他在阿尔卑斯山攀登时却只是碰撞出一些紫块而已。

虽然攀援有风险，托马斯却胸有成竹。只见他麻利地把一袋镁粉系在腰间，脚着无条纹胶鞋，搽上镁粉的手在岩石上摸了摸，然后插进岩缝，抓住岩石，拉起身子。他左脚紧贴岩壁，右脚迈出一个叉步，右手同时攀住岩石，这样徐徐向上挪动真有千钧一发之险。但见托马斯双脚悬在空中，一手抓住石头，另一手在寻找攀援点，慢慢地移动手脚。随后做一个转向动作，双脚踏上了峰顶。他成功了。

他疯了吗？离开妻子和才6个月的儿子只身来中国长城攀城墙，攀石山。不，托马斯并不疯。托马斯是为挣钱养家而去的。他在中国的攀岩活动由奥地利电视台拍摄成纪录片，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从中国回去以后，他将去阿尔卑斯山，打算在24小时以内连攀3座高峰，创造一项新的纪录。1988年，他将去美国攀岩，希望在那里也能一鸣惊人，走上银幕。他说，如果物色扮演007号特工英雄詹姆斯·邦德的人选，他可以试试。

（西德）《彩色》画报1987年第32期



(日)加贺乙彦

李国亭译

3月27日,星期六,早晨6点前我就醒了。这里是上海宾馆,比去年秋天我下榻过的锦江宾馆更加高大宏伟,也更现代化。一幢高楼在旧房鳞次栉比的街头拔地而起,高高屹立。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是现代化的成果,而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我觉得这样倒反而破坏了历史遗留的特色景观。

我邀野田弘志先生出去散步。要到8点钟才吃早饭,还有整整2小时的空闲呢。

清晨街景

静悄悄的早晨,空气清新,朦胧的天空似瓷碗一样斑白。令人惊异的是街上已经有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在宾馆前边宽阔的人行道上打太极拳的人群。

并没有什么人在喊口令或指挥,大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的动作。动作非常舒缓,即使稍微有点快慢不一,仍给人以协调整齐的感觉。晨风微拂,这种平心静气、轻悠超然的神态,真叫我向往。我禁不住也模仿了几下。要说起我们日本的体操来,则是另一回事,手忙脚乱的,毫无半点韵味。快节奏的音乐催人紧张而机械地做完一整套动作,最后再来一个深呼吸就算完事了,只讲效率却毫无趣味。相比之下,只能算是“小极拳”了。

宾馆前的大道叫“乌鲁木齐中路”,顺着这条路向南走约5分钟有个早市,非常热闹。我很喜欢逛菜场,欲知市民是怎样生活的,钻进这些买菜的人群中看看便一目了然。

“吐司”、馒头、生煎、大饼油条等小吃店前排着长队。买到手的人转身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早餐可真简单，而且很多人就在马路边吃。正是上班高峰时刻，绝大多数人上班骑自行车，车铃声飞扬。公共汽车上乘客爆满。大都市的引擎发动了，一天的活动又开始了。

街上男子的衣着大都是蓝色和灰色。相比之下，女子的服饰则比较讲究，其中有个爱打扮的姑娘，身着粉红色的织锦小袄，鲜艳的真丝围巾烘托出白皙俏丽的脸蛋儿，尤为引人注目。和两年前我来中国时比较，人们确实穿得好多了。尽管还有许多人的穿着仍显得粗俗单调，但是，已可感受到一股力求新意的潮流，一种注意仪表的趋向。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经济在稳步上升的标志吧。

旧地重游

市场上蔬菜种类繁多，买副食品的大半是主妇，也有男的。买卖双方对价格都很认真。经常可以看到双方面对面“呱啦呱啦”地要争讨一番。看上去谁也不肯让步。日本市场上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店员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请多关照”一直挂在嘴边。

早饭后，皆子要拜访上海外国语学院¹的孙先生，了解从前日本人居住区的情形并去从前住过的地方探访。我和野田君决定跟随她一起去，野田幼年时代生活在上海。在中国要出租车，向服务台打声招呼，车子很快就来了。皆子夫妻俩、野田和我4人乘的车子朝市北驶去。鲁迅先生之墓坐落在虹口公园内，外语学院就在公园后面一点。这一带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战前的房子。我们的两位导游都是该校毕业生。他们的会话能力相当不错。我认为该校在4年里就能使学生的外语达到这般实用程度，这是值得骄傲的。

我去和同学们聊了一会，一个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另一个对日本高技术很佩服。虽然他们的日语发音有些生硬，但还比较标准。我说得快了他们就听不懂了。这是自然的，要不，怎么叫学生呢？

从虹口公园大门口的大道向东转弯，是当年日本人聚居的地方，皆子一家就在那里住过，有一些建筑物至今依稀可辨。所以皆子观看得很仔细，似乎要把这一带的景象全都装到脑袋里。野田也曾在这一带住过，他朝着一个弄堂走去，可是，到了跟前却怎么

也确定不了。

上海的变化

为了写长篇小说《没有锚的船》中主人公到了上海逛大街的场面，我把所有写战争中上海的书——游记、随笔、小说等统统借来看了。我多次想到上海来实地取材，但终未成行。结果，我就凭想象写了。而今，到上海一看，我认为凭想象写是对的。因为，上海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上海是贫困、脏乱、缺乏文明的城市。租界内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高楼林立，租界周围却是一片片低矮脏臭的贫民窟。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身处今日上海，再要描绘昔日上海，没有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是不行了。

我两次逛上海，每每要回想起她的过去。今昔差异如实地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做出的成绩。要理解现在的中国，就必须回头看看过去。我们日本人到中国，看到革命胜利 30 多年的中国仍如此穷，感到惊讶，会对革命产生疑问。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困顿同昔日相比已起了质的变化。要让如此众多的人口吃饱穿暖，得付出多大的

努力来发展生产力呵！社会主义中国能达到这一步是很值得赞叹的。

参观历史博物馆

中午回到了宾馆。除我们 4 个，其他的人上午都去了友谊商店、工艺美术品商店买东西。餐桌上热门的话题是“带回什么名特产作礼物”。我在宁波时买了个石雕狮子，已经满足了，没再勾起采购欲望。

下午 2 点参观历史博物馆。在洛阳也看到过一些殷周时的青铜器，但这里收集得更为齐全。奴隶制国家的统一观念空前绝后地凝聚于那奇异的造型之中。西周的镜子有趣极了。还有战国时代的青铜武器、秦汉的陶俑、隋唐的画像……一路走去，目不暇接。参观时间太短，只能走马看花。

国家统一了，当要求以某种文化形式来加以体现时，美术便以特有的手法表现了这一点，其着眼点是什么呢？国家的权力、帝王、宗教、人民？说什么都可以。参观殷周青铜器时，艺术和社会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使我惊叹。我们现代的不幸就在于一些艺术家、文学家不是为时代，而是为自己而创作。把自己的东西当

热烈祝贺“上海期刊主编联谊会”成立 一周年

“上海期刊主编联谊会”成立以来，定期开展交流和联谊活动，对期刊出版的改革与发展、探索与研究、互通信息，起了很好的作用。

上海期刊主编联谊会的成员：

《青年一代》《世界之窗》《文化与生活》

《现代家庭》《上海法苑》《人民警察》

《文汇月刊》《上海滩》《演讲与社交》《社会》

作商品，猎奇、虚构的东西泛滥，失去了表现力。

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买了很多纪念品，但到了工艺品销售柜我又忍不住买了一个隋代的白釉陶琵琶女的复制品。千娇百媚的琵琶女现在和石雕狮子一并点缀在我的工作室。我想，她会给我带来创作灵感的。

当晚去虹桥机场，登上17点50分起飞的日航班机。第二次中国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中国这条巨龙越发使我感到深不可测。在她广阔的国土上，我的足迹只到过极小的一部分。今后，在我这有限的生命里，我还要多多访问中国，尤其是上海。

（（日）《潮》1987年第2期）

在世界屋脊飞驰

——骑摩托车西藏游

〔法〕蒂·巴比埃

夏新根译



法国青年蒂埃里·巴比埃(27岁)一直向往到有“世界屋脊”美称的西藏高原旅游,1987年2月终于如愿以偿。下面是他发表在《巴黎竞赛画报》上的西藏之行的游记。

——译者

1987年2月,我在尼泊尔购买了一部拉都175型摩托车,它具有二冲程发动机,三速率排挡,重120公斤,时速80公里,轮胎是防爆的。在加德满都准备入藏时听说,中国已于1986年开放了中尼边境,旅游者可在尼泊尔办理入境签证。我当即骑着摩托车赶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签证处毫不犹豫地为我办理了入境签证。我再次对拉都175型摩托车进行全面检查,买足了汽油,踏上了令人永志难忘的旅途。

摩托车风驰电掣地扑向前方,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块空处,我本能地一个急刹车,人车翻倒在地。我爬起来朝前看去,顿时倒抽一口凉气:滑坡!我的心阵阵狂跳,赶紧将车推出崩塌的石堆。

摩托车缺氧

终于，我到达了中尼边境关卡。一位高个子官员看了看签证不住地打量着我，好一会儿他才用英语说道：“您的签证对您是有效的，但不适用于您的摩托车。”我开始花言巧语地与他周旋，最后他将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门前，请我进去与其上级商量。一位非常年轻的军官接待了我，听完陈述，他递给我一张表，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印着“外国人许可证”。我在表内填上了随身携带的行李，包括表、照相机、录音机和摩托车，把许可证递给高个子官员。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放我入境了。就这样，我这部没有注册、没有中国执照的交通工具驶入了中国境内。

聂拉木旅店位于3,750米的高山上，它是专门为入藏者设立的适应气候的客栈，由汉族人管理。晚上，我虔诚地请服务员教说西藏的基本用语，因为当地人对英文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法文了，而我的中文也是糟糕极了。这座旅店里没有暖气，尽管睡在厚厚的皮褥内，我还是觉得凉气逼人。第二天，我继续旅行。当我到达第一个山口时，高度为5,220米，由于斜坡较陡和缺氧，摩托车发动机变得滚烫。我掏出水壶把水全倒在发动机上，想使之冷却，不料它竟熄火，再也发动不起来了。这时夜幕已经开始拉下，我不由得一阵忧虑。难道要在5,000米的高山上与严寒作伴过夜吗？蓦地我似乎听到了凄惨而遥远的嚎叫，西藏高原上的狼群可还没有绝灭呀！我竭尽全力发动引擎，谢天谢地，摩托车终于启动了。我终于到达了山顶，多么壮观的景色呵！喜马拉雅山南坡是尼泊尔，一片白茫茫；北坡是西藏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条湍流向前冲击而去，我沿着河边，穿过了牦牛群，突然，一座小村庄高居在前方的悬崖上，它是那么令人陶醉。我决定就在那里度过我入藏后的第二夜。

友好的问候——伸舌头

我驶入村庄不一会儿就有50多人围在摩托车旁边。他们大多穿着汉族人的衣服，有人戴着绿军帽，穿绿军衣。对于我这个外国人和身边的怪物，他们表现了高度的好奇。许多村民不时地向我伸出舌头，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问候表示。一位头上留着发辮、颈挂一根青绿色项链的男子邀请我跟他回家。他有一幢宽敞的房屋，门外是牛栏和马厩，当

我将摩托车推进去时，马和牦牛对新来的伙伴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发出哞哞的叫声。我跟他踏上了一座狭小的楼梯，楼上堆满了杂物，几只木箱依墙放在地上，上面铺着脏席子。这就是我今天过夜的床铺。

在正房里，一位妇女蜷缩着蹲在地上，使尽力气拨火。她不时地抬起头，咒骂那些不发火的牦牛粪。这个村里没有自来水，但是却有电灯。原来，近两年来，支援西藏建设的汉族人在山谷里安装了小水力发电站。主人请我在一张小矮凳上就座，一位老妇人端来了一只小木碗，我喝着这第一杯肮脏的、有哈喇味的酥油茶，它是所有西藏人每天的饮料。随后，我们登上了屋顶，挂在旗杆上的祈求平安的旗子在迎风飘扬。

西藏夜晚的朔风好象一个冻僵了的赤裸裸的老魔鬼在门外肆虐，寒冷刺骨。整个晚上，村民们穿着美丽的服装，川流不息地来看望我这个外国来客，大家喝着青稞酒取暖。男人们的衣服上镶着银线，妇女们则戴着珠宝首饰。由于高原气候，他们褐色皮肤上露出条条皱纹，从他们的脸上很难确定年龄。青稞酒的后劲很大，使人昏昏欲醉。只要我的杯里不满，他们就会马上斟上。见我满脸通红，他们就放声大笑。几个年轻人用大幅度手势教我说西藏话，我入境随俗，依次喝他们每个人手中的酒，大家沉浸在一派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在西藏，年幼的孩子也有权享用青稞酒，一个刚会蹒跚走路的幼儿手中也捧着一杯青稞酒。

汽 油 告 罄

我抵达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时，我对一位年轻的汉语翻译说，我想骑摩托车在城里观光。他告诫道，不久前，有一位德国青年骑摩托车偷越了巴中边境，在通往拉萨的公路上被截获，受到巨额罚款后被驱逐出境。于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尽可能谨慎地驾车游览。

扎什伦布寺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从前这里有4,000名僧徒，它称得上是个真正的庙宇城。信徒们络绎不绝地涌入庙内，在油灯里倒入精炼油，在菩萨脚下虔诚地留下钱钞。3,000名喇嘛盘腿端坐在大殿中盖有毯子的小凳上诵经文。他们身穿袈裟，外披黄色无袖外套，声音缓慢低沉，脸上毫无表情。这中间大多数喇嘛都是年轻人。请设想一下，倘若同时有4,000名喇嘛坐在那里诵经，该是一幅怎么样的场景呵！

当我到达江孜时，摩托车里的汽油所存无几。在中国，汽油是凭票

供应的，我上哪儿去搞票子呢？！正当我发愁时，一位汽车司机走了过来，他告诉我可以设法搞到油，但必须付高于市场的价钱。他将我带到他住的地方。天哪！这里早已准备好全套输油设备了。他从他的汽车里吸出了20升汽油给我。

西藏人是非常殷勤好客的，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谁拒绝接待客人，来世投生就会变成乌龟，并且要受到惩罚去驮自己的住宅。从江孜动身后，为了躲避风沙，我转入路旁的一座小村。在村子里信步蹒跚时，一家人家的窗户里传出了钹的敲击声。门上悬挂着一只红色的粗陶壶，屋内飘出一股有点刺鼻的香味。我悄悄走了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旁边，一位妇女揉着黄油团和青稞。许多人都坐在地上，他们的衣服很简单，没有戴首饰，没有人哭泣，所有的人都在虔诚祈祷。房屋的中央摆着一只长方形的棺木，其实是一只长方形的箱子，里面放着一具蜷缩的尸体，犹如母亲腹中的胎儿蜷缩的样子。这是传统的停尸方式，据说是人降生时成蜷曲状，离开人间时也应该是原状，否则要受惩罚。棺木上摆着一只盛满水的杯子和装满青稞的碗。尸体在屋内停留的天数是由既是郎中又是星相家的“阿姆李拉”观察了星相后决定的。一个喇嘛用单调的声音念诵经文，他的四周摆满了小油灯。我坐了片刻，就悄悄地走了。

叹为观止的礼拜仪式

我在一次盛大的礼拜仪式前夕到达了宁格玛喇嘛庙，一位神情活泼的胖喇嘛将我带到了一扇挂着比我手掌大得多的挂锁的门前。他打开锁让我进入临时寝室，将那把沉重的钥匙交给了我，然后邀我去厨房。一排排的土灶上放着铜锅，里面烧的是供信徒们喝的酥油茶。这些锅大得足够一个男人在里面洗澡。

第二天清晨，喇嘛将我唤醒。只见庙内已站满了朝圣者，喇嘛们诵经的悠扬顿挫的声音和鼓声在雕刻着彩色图画圆柱间回荡，两只大喇叭奏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强烈音响。一位喇嘛看见我的录音机，惊讶得不知所措，我赶紧把耳机戴在他的耳朵上，让他听刚才的录音。他领悟了我的用意，主动协助我录下了好几种乐器的演奏声。

中午，朝圣的人群在大院里就餐，富裕的家庭带来了食品篮，他们